

我们矿的工人王文忠十五年前在井下的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双腿，那时他才27岁。

轮椅上的强汉

辛遥

吃吃喝好心放宽……看望他的人都这么劝。他也明白，用轮椅者的“行话”讲：他也属“死了没埋的人”。

一辈子吃了睡，睡醒转，活着有啥意思？他摇着轮椅闯进了矿领导的办公室。在多少“同行”要房要钱要补助时，唯独他来要工作。

软泡硬磨，终于感动了矿领导，答应研究研究。他等不及先干上了，主动揽下了矿医院夜间挂号的差事。

挂号，对他来说并非易事。隔着桌子无法将手伸到窗口，他就将轮椅停在门口，膝盖上搁满了病历卡，印戳，挂号单和盛零钱的盒子，为了拣起滚落在地板上的二分硬币，他得摇着轮椅前后左右挪动好几次。

一段“自谋职业”之后，他终于争得了工作的权利，——去矿供应科补风管。

你也以为，他上班是为了多挣点钱。可事实恰恰相反。他躺在家里或住在医院里，每天能享受七角钱的营养补贴，妻子每月还有几十元的护理费。可他一上班，进入了健康人的行列，这一切按规定被取消了。他上班还不如呆在家歇着挣钱多。有人不明白，他上班到底图了个啥？图名？名对“死了没埋的人”有何用！图利？利在那里？他回答：我就是证明我不是废人！我是活生生的人！



把毫无知觉的“双腿”抛上轮椅，给妻子喂药，收拾屋子，做饭，安顿好孩子，然后摇着轮椅去上班……生活把他逼上了“梁山”，学会了在轮椅上做饭、洗衣、喂鸡……有人劝他：何必这么累死累活的，你完全可以躺着吃社会主义优越性么。他笑了：“只有干点啥，才没有白活着。”

轮椅弥补了他失去的双腿。他摇着轮椅转遍了矿区的废料堆，在一件件“废品”上用粉笔画上“起死回生”的符号。于是，车间门前堆起了座铁山。按他设计的“蓝图”，被压弯的铁柱重新被压直，扭曲的钢梁被切割成一段一段，然后再一段一段优选焊接起来……可他的胃口越来越广。将废溜子皮割下来加工成铁门，火炉；将压扁的铁管制成栅栏、货架；将报废的电器大卸八块，三合一，四合一，甚至八合一……修旧利废的项目达到四十多个，矿上有了修旧利废组，每年为国家创值十多万元。而创造这些财富的人，竟是些残疾人，领头的就是他——轮椅上的“一把手”。

慕名而来，我找到他家里采访。谁能想到，八十年代的今天，他家里连台黑白电视机也没有。除了几件老式家具，几乎“一无所有”。可他笑得那么洒脱，显得那么富有。

(摄影 王敏昭)

了，山路好象洒了一层油，变得十分光滑。那些挑担的汉子踩着半脚之宽的石阶，虽举步艰难，却依旧是踏踏实实、从容不迫地走着……

天晴了，我心里平添了一股振奋之感：这些挑担人身上迸发出来的勇于拼搏的华山精神，实在让人感动，给人以鼓舞和激励。

小幽默

三个孩子在吹嘘自己的司机爸爸。

甲说：“我爸爸开车最快，在公路上一路超车，谁也赶不上他，警察都挡不住。”

乙说：“我爸爸在难走的道上都使劲跑，有一次翻到沟里他都不吭一声！”

丙说：“我爸爸能从鸡身上轧过去，老乡们都叫不住！”(谭洪杰)

是能够工作的人！

可他工作得多么艰难哟！从家里到上班地点足有一华里，好长一段土公路。爬坡过坝他都得出身透汗。赶上雨天，那段路象烂泥塘。他顶着块塑料布，吃力地摇着轮椅，每挪动几步，就得停下来用手指头抠卡住轮子的泥块。等进了车间大门，他已成了泥人。十五年了，可他并没有误过一个班。十五年哪！

妻子病了，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六岁，最小的不足六个月。家里经常大哭小叫，他吃不了一顿安宁饭，睡不了一天不亮起床，把

冰塔之悟

这里的冬天通常比较暖和。灰色统治下的山野，被山岗上的松柏涂抹了了斑斑驳驳的绿。一日，并不多见的一场大雪下了一尺多厚，搅得周天寒彻。

山谷里，一条曾经飞湍奔放的瀑布，已经变得笨伯。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昔日的刚阳之力，又面临着死亡。也不知道这个可怕现实为什么来得如此突然？终于在一个晨曦中——当他从昏睡中醒来之后，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座冰塔。

开始，他十分讨厌自己现在的这副模样，但是，自从有了许多红男绿女站在自己身旁合影留念的时候，才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。

他认为自己略带青色的半透明的身体是玉石翡翠，婀娜多姿的具有天然之美的体形是神圣的雕体。虽然他早已明白，等待着它的将是什么。但是，他常常鼓励自己坚强些。当他看到同族的伙伴们变得粉身碎骨的时候，更加认识到了自己举足轻重的位置。每个寂静而又寒冷的夜晚，他总是暗暗告诫自己：“假如我能挺住，这圣洁的美景将会得到长存。”

他祈祷着柔和的月光不要走开，因为他需要寒冷的长夜。然而，讨厌的太阳却常常普照着大地。每一个充满阳光的午间，他总有流不完的泪水，虽然在午夜时一样地精神抖擞。

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，这个可怜的冰塔已经瘦得皮包骨头。可是，他未料到自己就如此无能——通体迷



百鹤朝阳 马保林

人的美色已经被灰色所替代。纵然是用尽了气力，还是抵挡不了扑面而来的温软之风。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光滑的皮肤开始腐烂的时候，才真正地感到了死亡的可怕。

一个午间死一样的沉睡中，他仿佛见到了自己崩塌时可悲的下场和自个儿支离破碎，跌入深渊的惨状，为了证实起见——他痛苦地睁开眼睛。然而奇怪，自身的，眼前的，非但不痛苦，而且极其畅快。他发现自己不再是一座冰塔，而是一条流淌的小河。他听见了伙伴们用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语言向他呼唤，看见了他们频频招手时所溅起的浪花。

此时，他的担心已经变成了在小河中畅游的愉悦。同时也在自由的生活中得到了新的感受。这种体会，是全从一条飞流的瀑布变成了一座固步自封的冰塔，再到潺潺的小河的过程中得到的。因为他终于领悟了前面是无边无际的大海，他是大海的一部分。也感觉到了走出山沟，面向世界和获得新生的过程不是死亡，而是拯救。



本版编辑 叶广苓

马蹄声声

韩志民

马，庚午的马，我唱着歌欢迎你。并非因你有那近乎骄傲的英姿，而是我听到了那敲响大地的四蹄……

当年，在红为紫、绿为墨的时候，在许多人的眼里，你是火红与洁白的生灵；你是希望和信仰的图腾。于是，你象流星在闪烁，你似疾风般骤起！你长上了大鹏的翅膀，翱翔于长空万里……

然而，你没腾空而起，而是奋蹄大地。你本能地知道——你有奔腾的时候，也有吃草的时候。你既驰骋于疆场，也要休养生息。你能闪电，却不在天庭。

你似流星，却恰在草皮。是大地养育了你，你也永远离不开大地。

马，庚午的马，你又从新的起点上奋蹄。

九十年代第一春，春风是这样的暖，太阳是这样的红。从大地微微的震颤，和那“得、得、得”的马蹄声中，我终于看到了自然的你，真实的你！

山与河

李平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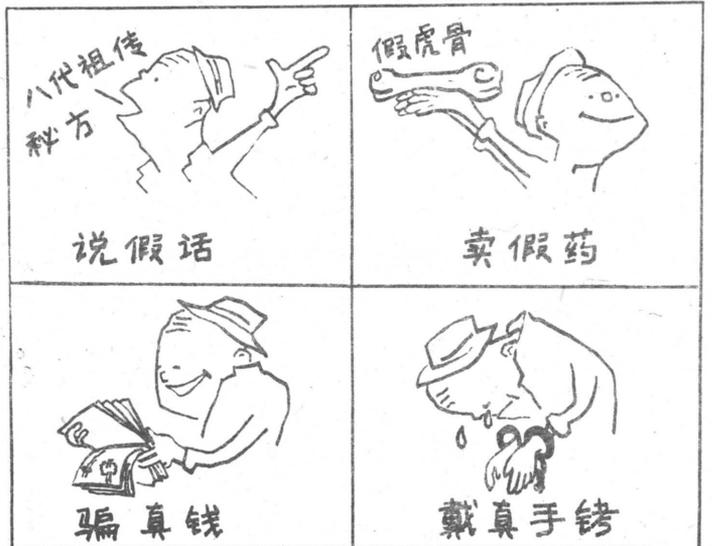
山倘若趴下，短小不足挂齿

河如果站起，高耸何止千仞

是山主宰了河的命运，还是河甘奉山为神灵。风风雨雨，沧海桑田，站着的从不肯跌倒，趴着的总不肯站起。



江南雪 王亨



真真假假 佟海才